

古城

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

邮箱: zzbk@sina.cn

奇人王临之

■ 王银

很多党史资料上关于中共滕县特支创始人王临之的介绍,开头都是这样写的:王临之,名慎庄。其实关于王临之的名号,笔者是这样理解的:王慎庄,字临之。古人在称呼对方时,常使用对方的字,而不直接说姓名,表示尊重。王临之也许是基于我党活动处于秘密时期的考虑,在外常用此名号。而对于居住在微山湖畔盖村一带的老百姓,人们知道“王慎庄”的却比知道“王临之”的要多。王延柏是西盖村卫生室的大夫,他小时候跟王临之学过医。据他回忆:在盖村一带比王临之辈分高的或是平辈的都称呼他慎庄,辈分低的都喊他“二叔”或者是“二老爷”,他自己也很少说他是王临之。

王临之1902年出生于滕县盖村后行(今滕州市滨湖镇后盖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排行老二,王临之的祖父是前清监生。王临之自幼在家读私塾。1918年,16岁的王临之第一次来滕县城,并在滕县高等学校上了三年学。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王临之以优异的成绩在滕县高等学校毕业。1926年7月,王临之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是经济学士、会计师。

1931年,王临之奉省委指示在滕县建立中共滕县特支后,经常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联系滕西的进步青年生碧泉、马奉莪等人参加“读书会”的活动。王临之每个星期组织他们学习一次。为防备敌人的破坏,他们这一“读书会”主要是利用晚上学习。通过学习,使他们对党有了初步认识,革命之火已在心中点燃。

1932年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下令修缮微山湖湖东大堰(长约30华里),此项建设的巨款和劳力均由沿湖一带的老百姓负担,此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引起沿湖一带老百姓的坚决反对。王临之分析了这一客观形式,来到盖村一带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进行抗议,并组织代表到济南请愿。最终使当局取消了这项工程,人民免受了损失,也发挥了党的战斗作用。

1932年10月,滕县特支遭到破坏。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四人遂去上海找党的组织。由于微山湖畔的老百姓对党的认识早,党在盖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1939年、1940年,中共滕西县委、中共湖东县委、湖东办事处成立后,均驻盖村。

1953年后,王临之一直在盖村从事医务工作。据我的伯父回忆:他是一个做事很谨慎的人,他出诊给病人开药方,为了防止病人拿错药,他都是使用外文写药方。因为他的家人也都不懂英文,所以去药店拿药的人只有等他回来才能从他手里拿到药。王临之夫人是一名妇产医生,她擅长接生,为人和蔼,我称呼她“二奶奶”,我家堂哥就是她给接生的。

也许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原因,王临之的晚年做事很严谨,他也很少对别人提及他在滕县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事。关于王临之晚年的文章和回忆录,我们也很少发现。近日,我们在整理1962年印刷的《盖村王氏族谱》时,竟惊奇地发现了他为这部家谱写的一篇序文。我们发现这篇序文,也许是王临之晚年“公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谱牒续修的见解,和对自己家族的一种希望。

1962年印刷的《盖村王氏族谱》在王慎庄名讳下是这样标注的:字临之,北京平民大学经济学士,会计师,滕县特支县委书记,医生,著有《针灸心得》。

我想,1962年已经60岁的王临之已是儿孙满堂了,他也很喜欢这部家谱,对他名讳下的标注,他也是满意的,这也是对他一生的总结吧。

1974年,72岁的王临之走完了他不平凡而又平淡的一生。

◎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德、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在滕县城内,原有各种造型的石牌坊数十座,另外还有一座具有典型工艺特色的石门柱铁牌坊。据说,这座铁牌坊是全国唯一的一座铁牌坊。

据史料记载,滕县铁牌坊始铸于清乾隆壬戌年(1742年),铸成于清乾隆丁卯年(1747年)。铁坊为宫殿楼阁式造型,中间高,两侧低,由8根铁石柱支撑,飞檐斗拱,坊高13米。坊前两侧各有约一立方“工”字型台石,台上各踞约2米高铁狮。坊的斗拱铸有“月照飞檐,鸟归斗拱”8个楷书大字。正面居中有3块匾额,最上块是竖写小篆体“圣旨”二字,中间一块铸有楷书铭文“前明淮阳巡抚都察右金御史监法军饷制下黄家瑞之孙黄愈亮之妻黄钟之母李氏节孝坊”,下边一块铸有“钦旌节孝”4个楷书大字。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江北地区途经滕县,在滋阳(今兖州)至济南的火车上接见了当时的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王书记向毛主席汇报滕县工作时,毛主席还特别提到滕县铁牌坊。

据我记忆,老滕县的铁牌坊位于今滕州城区北门里街中段路东(解放前叫黄殿街),它毁于1966年

滕县铁牌坊

■ 王银 刘康世

的秋季,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所毁。铁牌坊被毁前夕,原滕县博物馆馆长万树瀛同志冒着“右派”身份的政治风险,拍下了铁坊的照片。

1995年,滕州市政协文史委向我约稿,《古滕铁牌坊》这篇文章,发表在1995年10月出版的第12期《滕州文史资料》上。

1996年,我和万馆长又聊起滕县被毁的铁牌坊,他十分惋惜。这时,他便给了我一张他当时拍的铁牌坊照片,并说让我珍藏。

1997年,我写的《文革被毁的滕县“节孝”铁坊》文章和万馆长拍的照片,刊登在由省政协主办的《春秋》杂志上。这篇文章和照片发表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时“洛阳纸贵”,大家纷纷找来这期《春秋》杂志,一睹铁

牌坊的“芳容”。后来,万馆长还说,这张铁牌坊照片他没有了,刘康世先生那里有。

滕县铁牌坊虽早已损毁,但其文化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封建社会的石牌坊或木牌坊,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铁牌坊却寥若晨星。现滕州鲁班纪念馆内的铁牌坊模型就是根据这张照片塑造的。



石屋山泉与三近书院

■ 孙忠强

癸巳年重阳节后的一个周末,应峰城电视台《古峰探秘》栏目编导之约,一同去城西冠世榴园深处的“石屋山泉”与“三近书院”采风。

“黄花围蔓草,红叶点霜风”的季节,秋阳下“雨余雪浪喷千尺,旱后春流济万家”的“石屋山泉”水甘清冽,静若处子,倒映着远山近树,以其特有的妩媚吸引着远来的访客。短短一个时辰,我们与广东佛山的游客攀谈过后,又迎来了枣庄“铁骑雄风”骑行队四十余人的“驴友”队伍。他们到此后纷纷选择各个角度拍照留念,更有雅客架笔写生,年纪大些的在树林间支起吊床小憩,小些的便四处寻柴烧火,不一会儿,泉水炖猪肉粉条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整谷。

《峰县志》载:“石屋山……山麓泉流为小瀑布,夏雨后益喷吐,声如雷,冷侵肌发。”这在没有空调设备的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消暑避暑胜地,更为外祖父在泉畔陈庄的贾三近提供了一处上好的读书之所。同来的峰城区林业局贾传科局长作为贾氏后裔向众人道出了石屋主人贾三近壁刻“石屋山泉”的来历,又惊人的爆料出2007年世界《金瓶梅》研讨会再一次在峰城召开时,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盈

尺的榜书大字下又发现了一条凸出于石面的象形“鲤鱼”,头北尾南,观其大有一飞跃上瀑布之势。果不其然,贾三近在进士及第时即兴所作《赴琼林宴有感》,其中两句就抒发了自己“鲤鱼跃龙门”的喜悦:笔架山头腾彩凤,砚池波内起蛟龙。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在家赋闲的贾三近在完成了此处题刻后封笔,四个月后溘然长逝,这就是从“石屋”中走出去的贾三近的“绝笔”之作。曾为山东“乡试省魁”、被朝廷视为“泰山乔岳”、被乡人“目为才俊”的贾三近在此刻上了人生一个圆满的句号。为纪念这位“名臣大儒”,后人便将“石屋山泉”和“陈庄”均改称“贾泉”。

明万历年元(公元1574年),官至“南京光禄寺卿”的贾三近为让父母颐养天年,出资在陈庄新起楼房六座,并建“永怡堂”、“爱日楼”、“百怡亭”、“万绿亭”等亭台楼阁,供父亲贾梦龙与当地仕绅饮酒赋诗,结社雅集。贾三近在《宁鸽子格言》记载:“书屋前,列曲栏栽花,凿方池浸月,引活水养鱼;山窗下,焚茗香读《易》,设静几鼓琴,掷疏帘看鹤。”贾梦龙在《永怡堂落成》感慨:“你休说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

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的花云锦样遮。柳荫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书、剑、棋、画,一会有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要,叫咱这一榻风光,只静生也潇洒。”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贾三近第三次告假回家居,对父母“日进醴醢珍异,各置园亭花竹,征乐佐酒,以娱侍其意;或御太公安车,游名山水间,为诗歌相和……自顾天伦之乐,不知有人间事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发展旅游业,注入冠世榴园以更多的文化内涵,当地政府决定在“永怡堂”旧址新建“三近书院”,时任枣庄市市长秦尧基题写了院名。书院背依群山,西傍“石屋山泉”,门前水塘面积扩大,引泉水蜿蜒注入。顺泉流而下,但见虾翔浅底,蟹藏泥穴,鱼翻锦浪,别有一番情趣。院内建有“桐乡舍”、“永怡堂”、“听泉居”、“育英轩”等主题建筑,并祀有贾三近雕像,陈列了大量与贾三近生活时代相关的器物、书籍、碑刻等。整个书院分为东西两院,假山作壁,曲径相连,竹林掩映,再现了贾氏父子当年在此“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社若洲……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丘”的迷人景象。